

今日評論

第一卷 第二十五期

時評

上海外匯跌價(岱)

日本與德意軍事同盟(迅)

英日衝突的尖銳化(都)

歐洲危機復迫的傳說(壽)

國府令緝汪兆銘(端)

法西斯國家的威脅

日本爲什麼不參加德意同盟

論中國農業機械化

論教師節

尋夢

明生

黃同仇

劉君煌

馮友蘭

林蒲

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十八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時評

上海外匯跌價

上海匯豐銀行于本月七日一度停售外匯，旋乃繼續供給，但加以嚴格限制，英匯市價遂由八便士一五跌至七便士二五。八日續跌在六便士半。滬匯市場雖因此而一度紊亂，然自八日之後匯價漸落並不甚大，且似已趨穩定。

八便士的匯率是所謂黑市之匯率，而不是法定的匯率（法定匯率，直到現在，還是十四便士半左右）。七日以後的跌價，是黑市匯率的跌價，而不是法定匯率的跌價。然而因為現在能以法定匯率求得的外匯為數至微，我們對外的匯率實以黑市為主。況且自從本年三月，我們借得一千萬英鎊作為維持外匯基金之後，這一個基金運用便是維持黑市的匯率。所以這八便士的匯率，雖然，在法律上是暗盤市價，而在事實上，已經得到半官式的支持。這一次匯價的下跌，不僅為市場上單純的變動，而自與這半官式的情形或政策有關。

外匯下跌的近因是匯豐銀行一度停售外匯。匯豐實際上代表我們外匯基金委員會運用我們外匯基金維持匯價的機關。匯豐停售外匯即等于此項基金運用之暫時停止。精確財政發言人十日談話所云「最近外匯平衡委員會調整外匯市價所用之方法，既未變更政府之政策，且係政府核准之措置，」則停售外匯，放棄八便士市價的維持是已事先得官方的認可。外匯基金平衡基金委員會何以在這一時候採取此項策略，除非詳悉委員會內部及基金的情形，不易作答。一個可能的解釋便是因為過去八便士又四分之一的匯率實在太高，在現在中國對外收支平衡情況之下，恐不能無限期的加以維持。近月來淪陷區中主要口岸如上海，天津等埠進口貿易激增，尤以日貨為甚，外匯需求亦亦隨之加多，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因為種種原因，向不宜布基金的狀況。我們無從知道過去三數月間中國國際收支是否有相當的差額。如果差額存在，且其趨勢尚在加增，基金的前途自甚危險，而八便士匯率的勉強維持無異于梳肉補瘡。淪陷區內的貿易，我們無法制裁，不過匯率的變動也許可以殺入超之勢，以減少收支的差額。至少，于平衡基金在市場暫停維持，使法幣自行調整其對外價格，獲得新水準之後，再行確定的比率比較為易于維持。

其實，外匯本身是否必須維持，是一個大可商討的問題。恐怕一般主張維持的理由還是顧慮外匯跌價會引起一個普遍恐慌的心理。然而這個理由也未可厚非。我們希望財政當局對於這一點特加注意。（岱）

日本與德意軍事同盟

盟，是經過駐歐使節會議及五相會議的多次討論才決定的，于是預定的德義日三國軍事同盟，一變而為德意兩國的同盟，這個問題似乎已經告了一個段落，不過最近駐德大使大島及駐意大使白鳥突然向有田請求辭職，而少壯軍人及右傾份子也計劃壓迫平沼加入同盟所以近日來五相會議再度緊張起來，軍事同盟的問題又死灰復燃，不但成了日本外交上的路綫之事，並將引起內部的糾紛，很有引起政變的可能。

自去年十月宇垣外相以權英外交被軍部壓迫辭職後，加強德意日軸心的空氣極盛一時，駐德大使大島及駐意大使白鳥非常活躍，駐歐使節曾先後會集巴黎，討論尤否將三國反共公約，改為軍事同盟。少壯軍人及右傾份子都認為（一）英國是日軍侵華政策上的最大障礙，中國所以能够「頑強抵抗」，完全是由於英國在經濟上及軍火上的贊助，它不但自己幫助中國，還極力拉攏美國法國在遠東方面結成反日陣綫，並且對於俄國贊助中國，也無形中給予莫大的鼓勵，所以激發軍人都說對聯戰爭實際無異於對英戰爭，英日沒有妥協的可能。（二）德意日都是「無」的國家，應該聯合起來向「有」的國家進攻，使處於領袖地位的英國東西受敵，而屈服讓步，盟兄德國的作風很使少壯軍人們贊嘆羨慕。但元老重臣財閥官僚等穩健份子則認為（一）日本苦於與德意締結軍事同盟，適足以促使英俄美加緊露骨地援助中國，使日本在外交上失去活動的餘地，英俄遠東陣綫的聯合更使日本不能無所顧慮。（二）德意之利益在歐洲，必要時並不能出兵至遠東助日，日本反須受同盟之約束，牽入歐洲漩渦，海軍方面更須負很大的義務。（三）歐戰爆發的可能性，遠大於英俄法美俄等國在遠東和日本的衝突，日本與其被動地受德意牽制，捲入大戰漩渦，冒險作孤注一擲，不如趁機壓迫英俄等國讓步，而使日本得遂其侵略野心。（四）英國對阿比西尼亞西班牙等事件的讓步，這種現實主義的外交使日本不能無動於中。所以穩健份子們主張三國同盟應專對付

蘇俄，而德意二國則堅持亦須贊付英美法三國，大家打如意算盤，磋商了將近四個月，毫無結果，四月末敵國五相會議決定：(一)若非各民主國與蘇聯合作，危及日本在遠東地位，日本絕不參加反民主國陣綫。(二)爲折衷起見，由德意日締結以對抗蘇聯爲目的之軍事同盟。(三)由德意日根據反共協定規定，交換報告，互供軍火。這種辦法當然不能使德意滿意，所以它們兩國便撇開了日本，訂立軍事同盟。因此少壯軍人及右傾份子們責言繁興，認爲政府如此做法，徒然得罪德意，而並不能見好於英美，所以一面在遠東方面積極壓迫英國，非法檢查扣留英國商船，威脅上海天津租界，一方面壓迫政府，再度討論加入德意軍事同盟問題。

日來五相會議迭次開會討論，結果尚未公佈，惟據近日電訊所傳，敵國雖願加強反共協定，即使與德意訂立防共同盟亦無不可，惟須附以某種條件，而以應付蘇聯態度一項尤爲重要。又據中央社紐約八日合衆電，先鋒論壇報刊載東京電一則，謂五相會議決定正式與德意舉行談判，以締結有限度的同盟條約，此爲日本對於加強軸心關係之最大限度的貢獻云。然則這次五相會議所決定的，與前次之決議仍然大同小異，日本的不願無保留地加入德意軍事同盟之主張並未變更。雖然有人認爲日本的暫不加入德意軍事同盟，不過是一種離間英俄見好美國的陰謀，將來加入是毫無問題的。但我認爲在平沼內閣米倒至少由田外相未辭職，或英俄關係沒有更進一步的接近之前，日本的政策不會有劇烈的改變，決不會無條件地加入德意軍事同盟。第一，平沼這次登台後，鑒於情勢的嚴重，內政外交方面趨向穩重，這次的決定不參加德意軍事同盟，據說他的意見佔主要成份，海相米內也不大贊成參加，有田外相和石渡藏相都主張審慎。鑒於平沼屢次「日本既不屬於集權國家亦不屬於民主國家」的聲明，更可證明平沼的不願任聽少壯軍人及右傾份子的支配。(二)日本的不參加三國軍事協定是經過四個月多的辯論討論才決定的，若隨便改變，則五相會議之威信何在？目前平沼內閣對於德意的態度，大概將提出條件，再開談判，以見好德意，並緩和少壯派之反對，對於英國則一面以不公然與英敵對，保留交涉餘地，一面又利用軍人在中國的強權，威脅英國，夢想獲得些讓步。但是燥急好功的少壯軍人及右傾份子是否能諒解平沼的政策，這是一個很值得注視的問題。(迅)

英日衝突的尖銳化

這二旬來，英日間在中國會發生無數的衝突與糾紛。大別起來，可分爲

四類。第一是因日人限制英船航行而起的。近來長江下游日軍本會不斷的妨害英船航行，而在洋面上搜查英輪「蘭浦拉」一事尤觸英人之怒。繼「蘭浦拉」而起者，更有法郵船「阿拉米斯」(Armitia)與德郵船「召島蘭」(Saxland)的被捕；法德對日當然也不願意。第二是英大使館陸軍武官司令部及隨員寇博之先後被捕。司令部曾往視察八路軍，回平時經過日軍防線，遂被日軍扣留於張家口。英使館隨派隨員寇博前往營救，而寇博亦被捕。第三爲天津刺傷組織程錫庚的四華人，日方要求英租界當局引渡，英方似有此意，而華方則嚴厲抗議。日人因要求未遂，遂恫嚇將封鎖英租界。第四爲日本煽動英商在上海浦東的輪昌紗廠工人罷工。英人派海軍保護輪昌後；日人抗議。英軍退後，日軍又與廠中職員名丁克勒者爭突，將其刺傷致死。次日又有英籍職員麥克阿里斯暴卒之事。以上四事，除「蘭浦拉」事件本身已告解決外，整個英船航行問題與其他三事均未解決；最近一旬來，英日會開會之日亦幾無日沒有議員質問關於英日衝突之事。

日本何以這樣不敷衍英國，這樣喜歡刺激英國呢？我們以爲這決不是偶然的。我們以爲日本的目的在試探英國的決心。如果英國表示堅決，日本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路是對英國改變態度，改搗亂的態度爲和協的態度；另一條路是加入德意軍事同盟，與和平國家作一總拚。如果英國遊移不定，不敢強硬，則日本將繼續在遠東東搶西掠，不將西方各國在遠東的利益搶淨不止。日本可以搶掠，但他却不必加入負擔太重，而利益不顯的德意同盟。

英國在遠東的地位高下要看英國怎樣對付日本。「蘭浦拉」事件英國已軟化了。對於其他各事件，如果英國再示弱，那英國在遠東的勢力必將與日俱減。(都)

歐洲危機復迫的傳說

近日歐洲，謠言很盛，傳說新危機已迫近，倫敦電訊云，外國使館方面消息，英國當局日來迭向德提出警告，同時邀請希特勒以和平方法解決各種懸案。

希特勒果真又要發動事變嗎？將發動於什麼地方？發動後各國的反應將如何？這些問題，看了前面那段新聞，自然面然，湧上腦海。

是慮難顧心未已，識者早已見到舉迄，未三，月大，概希今館氏勳

環境，吾人記得當他併吞捷克，佔據米美爾的時候，各國的反響若何激昂，反侵略國如何紛紛修繕武備，使他侵略的野心，不得不暫受羈勒。今安聯垂三個月，頗有事過境遷的形勢，反侵略陣線的組織，進行意外的遲緩，希氏趁此反侵略的銳氣已過，而鞏固的聯合尚未成立之前，又來一番驚人舉動，很可能是可能。大概大規模的準備已在進行，所以英國甚感不安。

要有動作，將在那裏發動呢？自然局外人無從知道，照日來報紙消息推測，焦點或在但澤。但澤本是日爾曼人佔大外數的城市，因與波蘭的海上出路攸關，凡爾賽和約強使他脫離德國，改為自由市，歸國聯治轄，德國人始終不甘心，不肯承認他是無可挽回的失地。國社黨的活動，數年前已將但澤市的政權握到掌中，祇因顧慮波蘭邦交，未實踐重歸德國的最後一步。捷克併吞之後，德波互相利用之處已不復存，大家都猜但澤問題的危機來到，波蘭亟亟動員，英國亟亟予波蘭保障，就是防希氏在此下手。他還沒有下手，可是德國報紙對於波蘭的論調，希氏演說的暗示，及德國人民近日的表示，都使人看到這個波羅的海名城，將成世界風雲的中心。

德若悍然下手，國際反響將如何？直接有關的波蘭將抵抗到若何程度？奧波有約的英國是否將以全力助波蘭？我們推測，波蘭是將抵抗的。她會嘗過亡國的痛苦，養成強烈的民族意識，現時的疆界是以絲毫不讓的態度爭來的。今若坐視但澤被佔，不特海上貿易受影響。并且怕「走廊」與上西里西亞都有被割還人家的危險，所以她似乎將不辭一戰。當然波蘭絕對敵不過虎狼的納粹德國，他的命運，要看英國是否切實相助。英國早看到但澤的危險，曾幾次露口風，希望德波之間和平談判解決懸案。意思是說：德國與波蘭若能商妥，在若何條件下，任但澤重返入德國版圖，英國并不反對；祇是若再用併吞併捷的方法來奪取但澤，則將引起嚴重結果，但在現時德波之間，商妥機會很少，武力恫嚇，或不可免，那麼英國將如何？英不願戰，為但澤而起大戰，尤覺不值。不過英波之間，既有協定，波因抵抗而瀕危，絕不能坐視不救。且目前對捷克，未切實履行義務，縱野心者造成今日的局面，今若再放鬆，野心侵略將無底止，而英國的國際威信亦將蕩然無存。這是英國當前的一個大難題。英將若何取徑，我們不敢妄測，只希望從前用於捷克名為調解實是步步退讓的方法，不再用於波蘭。還希望不要因歐洲危迫，而對於遠東放任。

(壽)

國府令緝汪兆銘

國民政府本月八日命令：「汪兆銘違背國策，罔顧大義，於全國一致抗戰之際，潛離職守，妄主和議並響應敵方謬論，希冀煽惑人心，阻擾大計。經中央加以懲戒，復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於上月秘密赴滬，不借自附於漢奸之列，與敵往還，圖謀不軌。似此通敵禍國之所為，顯屬觸犯懲治漢奸條例第一條之規定。比來海內外民衆，同深憤慨，先後呈請通緝嚴懲者不下千餘起之多。政府如尚曲予寬容，其何以伸張國法，慰我軍民？應即由全國軍政各機關一體嚴緝，務獲依法懲辦，以肅紀綱。」

汪兆銘和議主張的本身既於國不利，而其提出的手續也是錯誤之極。這等我們早已有論列，當時中央僅採取永遠開除黨籍的處分，本冀汪能熟權利害，默察輿情，翻然醒悟，不為過甚。中央對於國內攻汪的言論，亦不望趨於極端，過於刺眼，亦因這個緣故。如果汪兆銘稍有一點政治家的風度，對黨只有接受處分，對國則應退隱林泉，默禱多數人的主張（即繼續抗戰）早獲勝利，乃汪竟執迷不悟，繼續為所謂「和平」運動，繼續發表所謂「和平」言論。近來各方且屢傳其至滬至滬，行動日趨悖謬。夫上海為敵偽集之所，而汪竟以身投之。即云歐戰期中，法國政客亦有主和者（但亦為國人所棄）然通敵則古今中外皆為逆。在交戰時期，只政府與政府能有交涉。汪兆銘背離國民政府而與敵往還，對國家實為逆，而對擁護國民政府的全國人民則為公敵。誠如國府命令所云「政府如尚曲予寬容，其何以伸張國法，慰我軍民？」

除汪兆銘而外，中央及國府對汪之從者向採優容的態度，所以昔日被開除黨籍者僅汪一人，而今日被通緝者亦僅汪一人。這亦無非希望隨汪主和者改過知非，不復隨汪倒行逆施而已。我們固然也希望這班人及早覺悟，有以自明心跡；同時我們更要求政府對另一班導汪助汪，作種種通敵勾當之人，繩之以國法。一個國家儘可容納高度的言論自由，但對妨害作戰，妨害自衛，甚至與敵相通之徒，則決不能寬縱。

(端)

法西斯國家的威脅

明生

歐戰結束以來，威脅列強，時時佔據各國政府的深切的注意的兩個大惡魔便是布爾札維克主義與經濟的凋蔽。列強的資本家的治者階級，見了蘇聯的嶄新的政治經濟制度，當然要震駭，認他爲文明之玷，要設法排除他，撲滅他。但是經過了十幾年，蘇聯這個惡魔不特沒有被撲滅，反而一天比一天強盛。於是從前怕他，厭惡他，用種種方法困死他的列強，後來也不得不請他加入他們自己體面的團體，到了現在，爲情勢所迫，居然要親密起來，與他締結什麼聯防條約了。這個布爾札維克可怖的幽靈可以算是消滅了；雖然英國頑固的保守黨人還未必如此想。戰後的經濟影響在每個國家裏，引起了嚴重到不可收拾的問題。失業人數高漲，工商各業凋零，金融陷於呆滯，這些互相連繫的現象，除非國際共同努力合作並且對於傳統的經濟制度予以澈底的改革，是不能克服的。列強雖然舉行了幾次國際會議，如世界經濟會議，如國際裁軍會議，要設法解決他，但所得到的祇是虛誠的願望，於實際毫無影響的空言。至於革新經濟制度，便要侵蝕治者階級的權勢，更談何容易。所以結果祇是各國對於自己國裏最嚴重的經濟問題，做些修補的工作。這種治標的方法，不過一時的對於問題的嚴重性減輕一些罷了。

列強的大政客們正在用盡心思籌備如何對付，如使撲殺這兩個大惡魔的時候，一個新的真正的妖怪已經在孕育中。感謝列強大政客們的因循，糊塗，私心與怯懦，這個妖怪得到良好的滋生機會，發育極快，到了現在已經代取兩個所謂大惡魔的地位，成爲目前世界上最大無比的威脅了。

這個新妖怪便是法西斯國家。現在世界上的三個法西斯國家，各有其歷史，各有其國情，各有其所以成爲法西斯國家的經過，關於這些方面此處不能述說。但是他們的目的與他們對外與對內的措置，有許多共同之點。我們現在就這幾點，略爲討論。

每個法西斯國家的目的都是擴充領土，建設大的帝國。日本所企圖的是

併吞中國及南洋羣島，建設東亞大陸帝國，實現比豐臣秀吉的理想更野心的理想。意大利所夢想的是囊括地中海邊的國家，建立地中海帝國，以爲羅馬大帝國之續。德國所標榜的是統一世界上一切德意志民族，復興查爾大帝之偉業。三者之中以德國的理想爲最可怕。前二者僅以地域爲限，德國却用民族來決定他的膨脹的限度，德意志民族之已散佈全球，在北美，南美，非洲，都集中居住，繁衍後裔，如德國貫激民族的理想，世界將無處不有德意志的領土了。

爲達到他們的目的，法西斯國家所採用的手段，不外幾種。第一便是擴充軍備。在法西斯的心目中，武力可以決定一切，擁有武力便可以爲所欲爲。每個法西斯國家將全國生產力的最大部分都消耗在軍備上，每個法西斯國家的財政，是羅掘一切可以得到的財源，以整頓並擴充軍備。但是使用武力究竟是不經濟的辦法。所以法西斯國家最常用的手段還是恫嚇、敲詐。軍隊永遠保持着半動員的狀態，準備在那裏，恫嚇不遂，敲詐不成，便來運用。意日兩國便是如此。獨有德國的運氣好，幾次的撒賴都沒有遇見絕對不肯屈服的對手，便容易的成功，所以至今還沒有動用他的強大的武力。（公道的說，捷克本傾備抵抗，但爲委曲求全，徒然做了英國的糊塗外交政策的犧牲。奧國則介乎兩大法西斯國家之間，孤立無援，欲求「以夷制夷」，但最後還是做了實力較強的德國的俎上肉。）既然以恫嚇與武力爲對外的工具，法西斯國家在國際關係上當然不肯，也不必守信義的。多少年來識見高遠的政治家所努力培植的維持人類世界和平的制度，如國際道德，國際秩序，條約神聖，他們一概吐棄，一概推翻。不特已有的國際約束可以完全無視，就是法西斯當局自己在前一點鐘所說的話，在後一點鐘便可以毫無羞恥的賴賬。在如此情形之下，任何國家與法西斯國家辦交涉，便無所謂談判，無所謂磋商，不過是聽取與服從他的命令罷了。法西斯國家的另一種手段是在世界各

國廣佈他的勢力，培植擾亂的種子，引起各處的騷亂。舉例來說，日本對我國則蒙養漢奸，煽動內亂。對其他國家則收容反英之印度人，菲律賓之反政府黨，企圖推翻蘇俄現政府的白俄，以供他的驅使。德意兩國公然的援助佛蘭哥將軍推翻西班牙合法的共和政府。意大利煽動阿拉伯人反英，對於他們的反英運動與以有效的資助。至於德國國社黨的宣傳現已佈滿全球，他在南美的特別活動已經喚起美國的戒心。即在美國自身，據最近的調查，直接或間接鼓吹國社主義的機關便已達九百所之多。

法西斯國家維持他在世界上的地位，推進他的野心的目的，要憑藉他的武力。因此他在國內孜孜進行不懈的便是充實自己的武力。簡單言之，每個法西斯國家是一架戰爭的機器，天天準備着開火進攻。所有他的設施，所有他的行政，都是在設法增進這架機器的效能。所推行的種種經濟計畫無非是為求得經濟的自給自足，軍需原料與製造得到充分的大量的供給。科學家所努力的無非是為加強戰爭工具與方法的破壞力。一切的教育，一切的宣傳，無非是為訓練人民成為法西斯國家馴良的百姓，効忠於法西斯國家所負的使命——擴充領土的戰爭。總之，惟法西斯國家所進行的整飭軍備是至高無上的利益，其他的無論是私人的或團體的利益，都要附隸於他，以他為依歸。因此法西斯的目的成了一切，而個人變為烏有。全國人民在此情形之下，好似一個龐大的軍隊，在其中每個人的職分便是直接的或間接的服務法西斯的目的，犧牲他的一切，包括他的生命與思想，以促進那個目的的進行。如果他不肯加入這個隊伍或表示反抗這個目的的便被監禁，放逐或處死。

法西斯國家的性質簡單的說，不過是如此。他的目的是膨脹。他對外用力的不是挑戰，便是恫嚇。他對自己的人民不外乎訓練，統制，與壓迫。性質雖然簡單，法西斯國家却與現代文明國家一個極重大的威脅。現在各國惶惶不可終日，在內政外交所忙着的進行的不過是如何對付這幾個法西斯國家。法西斯國家的威脅如何的嚴重，他的力量在那裏，他是否也包藏着弱點，這些問題是值得檢討的。

法西斯國家對於世界最大的威脅就是不怕戰爭，無時不舉槍相向。人類本來是習慣於和平的生活的。人類努力的極大部分都是為求得過安靜的日子。怕戰爭可以說是一般人的第二天性，特別是在歐洲，人們還沒有忘記上次歐戰痛苦的經驗。現在幾個法西斯國家，一反這種愛好和平的心理，將全國變成一架戰爭的機械，將全國一切可以得到的人力財力完全都用在精製這架機械，時時準備着撲擊不向他表示服從的國家。這是多少可怕的情景。試想一個村子，在平日雖然免不了磨擦，叫罵，害而至於揮拳，但大家都要求過安靜的日子，安靜的日子大體上說來，是他們生活的常態。現在村子裏忽然來了三個無賴子，每人整日裏要槍舞劍，這個今天向張三尋釁，那個明天向李四敲詐，立刻全村來了一個重大的威脅。若三個人無論顯然的或暗中聯合起來，共同約定進行擾亂，那個威脅當然更大，全村不特不能有安靜的日子可過，連各人自己的生命財產也無時不可以喪失了。

世界各國所以受法西斯的威脅，不單是因為法西斯國家不怕戰爭，而是因為他們自己怕戰爭，而同時又不得不準備戰爭。對於法西斯國家是無理可講的，無交涉可言的，（我國多少年來與日本的談判是一個明顯的教訓。）答覆法西斯國家的惟一有效的方法也祇有武力。他以武力作後盾，我也必以武力作後盾，他以武力來，我便須預備着以武力往。武力以外，別無對付法西斯國家的方法。和平主義者所提倡的不合作主義，無抵抗主義，對於法西斯國家是完全不適用的。對德意日的統治，即使有甘地其人出而抵抗，我敢說在沒有能起始他的運動前，他的脆弱的性命早就送掉了。然而文明國家在效法法西斯國家，整飭軍備，以抵抗他的時候，已經種下了危險的種子。這一個危險又以分兩層說。第一是消耗財力，降低生活程度。現代軍備是非常費錢的勾當。擴充軍備便是將生產力轉移到不生產而無益於民生有害於和平的事業。一個國家生產的能力有他的限度。軍備用品的生產加多，便是消費用品的生產減少，法西斯國家所以敢瘋狂的增加軍備，是因為不顧一切，犧牲一切。減低工資，增加工時，限制人民消費，徵發人民的資本與勞動，凡是

可以達到擴軍的目的的，都可以採用。文明國家與法西斯相抗衡，便也不得不放棄一切的顧慮，不啻人民的疾苦如何，從事軍備競爭，結果便是消耗人民財力，降低生活程度。但是更嚴重的危險。不單是物質的貧乏，而是精神上的轉變。文明國家為抵抗法西斯國家，必須加強他的軍備與軍事組織，就是必須做法西斯國家，將全國變成一個高度效能的戰爭機器。為達到這個目的，便不得不將人民機械化，凡是文明社會裏的人民所最寶貴的精神，如自由，獨立，自發力等等，雖不必完全毀滅，至少也必須僵伏。結果文明國家在抵抗法西斯國家的過程中，不知不覺的竟變成他的同類了。這是文明國家退兩難的路。若任使法西斯國家猖獗，不事抵抗，則在不遠的將來，自己將成為法西斯的奴隸，捷克，奧地利，是眼前有教訓。若準備抵抗，擴張軍備，則自己也有遷移默化為法西斯國家的危險。此所以澈底的和平主義者，忠實的自由主義者至今對於擴軍還期期不以為可。雖然，兩者相權取其輕。對於法西斯國家的抵抗與不抵抗二者之間，不抵抗是毫不容疑的要身受其禍，而抵抗尚有免除這個禍害的一線希望。因為如果文明國家覺悟自己的任務，在擴軍的過程中避開一切法西斯的風味，則將來在消滅了法西斯國家的時候，依然可保持文明國家的性格。文明國家唯一的前途就是雖然一時的武化，依舊保持他的文化。

現在文明國家所遭遇的法西斯的威脅的利害可以說是空前的。那末，法西斯的力量到底如何強大呢。在理論上講，現在的法西斯國家都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資源貧乏，不能自給，而年來他們瘋狂的擴充軍備，特如日意兩國已經進行了或在進行着軍事冒險，更動了本元不充的體氣。比起英，美，蘇俄來，他們的武力可以說是不足畏的。例如英國的航空力量在幾個月以前不及德國遠甚，但最近的報告謂英國空軍的第一線已有飛機六千架，與德國的第一線已經相等了。由此可見其生產能力，若認真調整，遠大於德國的。英國已如此，美與蘇俄的生產能力當然更大了。但是理論是理論。武力不是單憑軍備的。世上最可怕的人是所謂一物狂，就是對於一件事情中了魔，其他事物一概置之不理。法西斯國家是一物狂，他一心一意是膨脹，是

戰爭。世上如果出現了一個一物狂，已經可以鬧得天翻地覆，現在法西斯國家是正在製造整個的一物狂的民族，其禍害豈堪設想。三個法西斯國家都在那裏養成自己民族的誇大，壓迫屠殺自己以外的民族，栽培民族仇恨的種子，鼓舞人民好戰排外的情緒，等到這三個法西斯民族都變成一物狂集團的時候，則其武力的浩大要比他的實際的物質的力量加強不知道幾千萬倍。日本軍閥在我國，意大利軍閥在阿比西尼亞所表現的不過是小試其端罷了。法西斯國家更可怕的力量是他的不顧一切。他可以蒙一切的犧牲，等到他的情緒高漲的時候，他可以切腹，作孤注的一擲。法西斯國家至今還沒有表演這一幕，但是他們的心情對於這種冒險是優為之。他們是大賭鬼，到了緊要關頭的時候，可以不顧國家的安危，作最後的一拚。希望由這一拚保持自己，至少也可以毀滅他的敵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法西斯的武力是不可測的，而也是文明國家所最畏懼的。

幸而法西斯國家本身已經蘊藏着毀滅自己的種子。法西斯國家在踏上法西斯大路的時候，便開始開掘自己的墳墓。因為法西斯主義自己是一個矛盾，他也許可以得到一時的成功，但越發展越接近傾覆。簡單言之，法西斯的經濟與人民都不能長久的支持他的統治。在軍備的競爭之中，法西斯人民對於軍費終有不勝負擔的一日。在羅掘俱窮，壓低人民的生活程度之狀況下，不能希望有合格的工匠與軍人。而在專制的統治之下，人民喪失了自由，思想，獨立，便變成機械裏的小齒輪，缺乏自動的能力。這樣的人民不能成就任何事業。就是在戰場上，習慣於自由的人民也比習慣於受嚴格紀律的人民善戰。在歐戰時法國人的饒勇善戰德國人也稱羨，這次我國前方將士亦證明了他們的優越。至於文化事業，政治，經濟，社會，學術各方面的進步，更不是機械化的人民所能貢獻的。所以法西斯國家，無論在物力人力上，都是必然的日趨於枯竭的。在這一點看來，法西斯國家，沒有前途，是不足畏的。

今後的問題是法西斯國家如何傾覆。我們已經擔任起文明國家的任務，

正在那裏以武力答復日本法西斯的武力了，其他兩個法西斯國家還沒有碰到武力的抵抗。還是讓他們斃了自己，終至患枯血症而傾頹呢？還是等待着文明國家聯合的一擊然後才可以將他們消滅呢？這要看世界大局的演變，然而

日本爲什麼不參加德意同盟

黃同仇

日本在「防共協定」的煙幕下，叨了德意兩國不少的光。然而，這次德意同盟，爲什麼日本不加入呢？這裏有三個答案。第一，德意不要日本參加；第二，日本自己不願意參加；第三，來不及參加。這三個答案都有可能。不過最大的可能性還是第二個。因爲第一個答案在常理上是不會有的。德意爲什麼要締結軍事同盟？當然是爲了英美法蘇的威脅，深感自己的實力，不足以維持自己劫奪得來的權利。尤其是吞併了奧捷和亞爾巴尼亞以後，歐洲風雲日益緊急，美總統羅斯福對希特勒強硬的警告，英國聲明將以武力維持波蘭的獨立，英法蘇的外交姿態日趨強化，使德意兩國感到十分不安和前途發展的困難，因而有米蘭協定的必要。這就是說，德意兩國感到了自己的空虛，實力的不夠，需要彼此的團結與互助，以增加其侵略的力量。日本雖自七七事變以來，大部份的國力已消耗在對華的侵略戰爭中，但仍不失其爲侵略集團中的一個朋友。德意要推翻現狀，打破英美法蘇的包圍，當然需要日本的合作，不會不要日本參加。至於第三個答案，也不會有。假使日本和德意有同樣的企求，有同樣急切的需要，則不會有「來不及參加」這一回事。日本雖然遠在東亞，地理上較爲遙隔，然在交通工具進步的今日，日本與德意，早已直接通話，不祇是朝發夕至，簡直是即發即至，有什麼問題不可以馬上磋商，不可馬上解決呢？所以「來不及參加」這也是不會有的事。

現在我們研究第二個答案，「日本自己不願意參加」。這又爲的是什麼？在樂觀方面說，這是日本侵華失敗的明證；在悲觀方面說，這又是日本侵華外交上極大的陰謀。前者的觀點，認定日本在侵華的戰爭中，雖然在過去打了幾個勝仗，佔據了中國若干土地與資源，但是實際上日本已完全失敗了。

也要看各國政府的決心。至少有一點是現在確顯明的。一樣是法西斯這個妖怪早晚必須覆滅，無論是自然的或由於外力。一樣是文明國家已經決然不肯再放縱法西斯國家的猖獗，而想要制伏他。

不獨在戰略上失敗，在外交，政治，經濟，財政及其他一切上都失敗了。以「十二個師團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這是日本從前的豪語；「速戰速決」，這是日寇戰略上的企圖；「樹立傀儡政權，以華制華」，這是日本政治上的毒計；「東方警犬」「防共協定」這是日本欺騙英美的烟幕。現在呢？所有這些自欺欺人的烟幕和詭計，在中國二十二個月的長期抗戰中，已把他化成了輕烟，散到九霄雲外去了。在第二期抗戰以後，中國在軍事上取得了主動地位，南北各戰場，運動戰與游擊戰配合反攻，雖然目前尚因某種物質條件的欠缺，還未能達到把日寇總滅滅的目的，但是，日本最後必敗的信念，已經普遍的樹立了，不獨中國人有如此的信念，連日本的士兵和全世界人士都有同樣的信念。同時再加以日本國內經濟財政的日日崩潰，公債發行數目已經超過壹百四十四億七千三百萬元，物價高漲已達到一倍。外匯日元的低落已成江河日下之勢。這些都是日本侵華失敗的象徵，至少日本已經感到「武力征服中國」成了問題，已經自己不相信自已可以不顧國際信義，衝破和平的藩籬，滿足個人的私欲了。否則爲什麼不爽快參加德意同盟，貫徹他「從征服中國到征服世界」的田中政策。忽然，中途變志，猶豫徘徊，這是爲什麼？當然是從侵華戰爭中的教訓，動搖了他「滅亡中國，獨霸遠東」的信念。準備與德意分夥，附庸英美，一變其從前親德意，排英美之外交態度。這不是日本失敗的明證是什麼？

以上的推論，當然具有一面的真理，但是未免失之於過分的樂觀。如果我們另從一方面看，日本這一舉動，實在懷有莫大的陰謀與企圖。離開患難之交的德意，轉向立場不同的英美，如果不是別有企圖，何至於矛盾至此。

他的企圖是什麼？就是近衛的宣言，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一語言之，就是要求英美對日本予以諒解，承認日本在中國以武力造成的事實，同時希望中國政府和他訂立城下之盟，以從早結束中日戰爭。一則確定他既得的權利，二則給他休養生息，立定腳跟，人肥馬壯，再來作第二部的發展。日本這種企圖，真是妙想天開。可惜望想自望想，事實自事實，不近事實的望想，無論如何高妙，終歸還是空想。日本佔領了中國的土地，奪取了中國的資源，封鎖了中國的門戶，侵害了英美的權益，他還能諒解日本嗎？他還能同日本妥協嗎？我相信中國政府不會如此愚蠢，英美也不會如此糊塗。日本有什麼把握來實現他這一個理想呢？假使明明知道沒有實現的可能，日本政府何至出此昏憤的舉動呢？況且，此次日本不參加德意同盟，主張致力者還是一般元老重臣，少壯軍人頗不謂然。由此可知日本此次外交政策之轉變，并非無意識的舉動，實在是經過深長的考慮，對中國抱有一個更進步更毒辣的陰謀。也許這種陰謀的動機，是從張伯倫的現實外交所引起的。德國兼併奧捷

論中國農業機械化

近年我國朝野上下倡導促進工業化奮力，不過一般多只注意工業和礦業的發展。至農業機械化問題的討論尚不多見。作者鑑於這個問題的重要，爰將其提出討論。

世界上實行農業機械化的國家，最好的例子是美國和蘇俄。美國實行農業機械化比蘇俄為早，農業方面大規模利用機械，耕種收穫的工作都用機器來做。蘇俄原是一個農業技術落後的國家，自一九二八年實行五年計畫，改進農業以來，農業生產的機械化進度甚速。中國的農業是小農制的農業，生產規模甚小，利用人工和舊式工具，集約耕種。農場面積，中等農場不過三·三一英畝，北方小麥區稍大，為三·五六英畝，南方水稻區則只二·二七英畝。我國農場比較小農制的日本略大，後者的農場平均只有二·六七英畝，但和大農制的美國相比，美國農場平均有一五六·八五英畝，則只當它的

，佛朗哥攻克馬德里，首先承認的就是英國。這還不够日本的垂涎嗎？日本帝國主義，完全是從英日同盟的甘雨成長出來的。這還不够日本臣民的追味嗎！雖然，中國不是奧捷，日本又不是佛朗哥，不能把中國的問題和奧捷西班牙等量齊觀，同日而語。但是張伯倫的現實外交，的確值得弱小民族的害怕。同時，另一方面，令得日本的外交家，神魂顛倒，徘徊歧路，也未始不是張伯倫這種外交政策的妙用。

不過我們要知道，世界狡猾的政治家不止英國才有，日本也多着。據作者的觀察，日本這次對於德意同盟，暫時的不參加，祇是預留一個對英美討好的地步，這并不是表示永遠的離開德意。假使將來英美表示使他絕望了，他還是不免要跑回德意的隊伍去。就中國地位說，日本歸入德意的隊伍，於我們沒有什麼大害，我們最要小心的，是歐洲國際形勢的緊張，德意團結力量，超過英法蘇美，使英法單獨受到德意的威脅而感覺不能自持的頃刻，這便是日本外交家有機可乘，中國外交家和軍事家應該特別警戒的時候了。

廿八年，五月，卅日於桂林。

劉君煌

百分之二。又我國農場平均出產三、四九二公斤的穀物，只及美國農場生產量的四分之一。斟酌我國的農業環境，是否也應該如美俄兩國一樣實行農業機械化呢？這能不能實行呢？

先論我國農業是否應該機械化。要解答這個問題，讓我們先論農業機械化的作用。農業機械化是農業方面大規模地採用機械，引用汽力電力而為大規模的生產。它的作用可分有利的和不利的兩方面講。有利的方面在於提高生產效能，因為農業採用機械生產，可以節省人工。耕種某一面積的農地或生產某一數量的農品，在小農制下需要十個人的工作。機械化農業下也許只須五個人或是更少的人工，多出的人工可以轉入他業。西歐各國自十八九世紀工業革命以後，國富激增，便是因為把機械生產代替人工生產，節省勞動，提高人工生產效率的緣故。

農業機械化的不利的作用，是在農業採用機械以後，農業勞工的需要減少，如耕地不能多所擴張，則原有農村的人工很難全部容納，一部分農民必自失去職業。此外，依據一般農業經濟學者的研究，大規模機械農業和小農制農業生產的結果不同，按每單位土地面積計算，前者的出產比後者少。因此或者有農業機械化或反會減少出產的憂慮。今日國家為充實國防，莫不力求農產的自給，農產的減少對於一般僅足自給或不足自給的國家不無損害。

照我們的觀察，小農制的中國農業生產效能甚低。計算生產效能的高下，可以用每個人工等數（Man-equivalent）生產穀物的多少為標準。所謂人工等數是指全年每日工作的人數而言。我國農場平均每個人工等數約可出產穀物一、四〇〇公斤，比較美國農場每個人工等數所生產的穀物二〇、〇〇〇公斤，我國的只合他們的百分之七。由此我國可以約略看出我國農業和他國機械化農業生產效能的懸殊情勢，同時也可看出農民的生產效能用機械就可提高，和可以提到什麼程度。至於說機械化會減少農村職業範圍，使農民失業，我們以為只要農業的機械化與農業以外各種產業的發展同時並進，農業方面職業機會的減少，由他業職業機會的增加來抵補，拿他業發展的緩速決定農業機械化推進的緩速，使農業方面所減少的職業機會不超過在他業上所增加的，農村一般過剩的人工導入工業礦業商業交通等部門，則農民職業不致發生重大困難問題。在此我們應當指出：農地有限，而農業社會人口的蕃殖已有已時，農地總有不够養活全體農民的時候。若是一個農業社會不變為一個工業社會，大多數人口長久留在農村，無從由其他產業來吸收，無從來一個職業的新分配，則無論這個社會起初有多大土地，終久會發生人口過剩和貧窮的現象。今日我國人民的經濟困苦，主要的原因即由於農民太多，土地不够耕種。

至於農業機械化後出產恐會減低，我們認定藉令大規模機械經營每單位土地的出產一般會比小農經營下的少，這方面的損失多少可由農業技術的改良和荒地的墾闢來抵補。我國農業雖採深耕方法，而作物種子的選擇殊不十分講求，對於作物的照料尙欠週到，施肥肥料多嫌不够，作物病蟲害的預防和救治都沒有達到完善的地步，再則排水灌溉也僅有改進的餘地。實行農業機械化對於這些事情可以同時加以改善。再則我國西南西北各省荒地頗多，如從灌溉排水或改良土壤方面着手改進，則必有相當部分的荒地可化為有用。現時我國農產大體上說差可自給，農業機械化結果，藉令出產稍減，國防

力量或不因此大大減弱。因此我們對於認農業機械化或會引起出產減少，不利國防的憂慮，以為不必十分重視。權衡利害，我們主張中國農業應該機械化。

農業機械化既有實行的必要，但究竟行不行得通？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兩方面觀察：先問我國有沒有一個可以實行機械化的農業環境，再問我國是否具備實行機械化的各種必需手段。關於前者，可從地理環境、農產種類和農場狀況三方面看。我國農業地理環境，北方多廣大平原，耕地旱地居多，南方則以水田為主，旱地為副。實行農業機械化，採用機械耕種收穫，北方農場實行或無多大困難。南方則水田居多。水田為保持水層必須築設堤埂，同時在有許多稻區，地面高低不平。水田因蓄水關係，不得不順應地勢，把各塊地面分為多塊面積狹小的田坵，（我國水稻區田坵面積平均不過四分之一英畝），在這種田地上，機械用在耕種和收穫工作上自受限制，但在那重要的灌溉排水方面則可引用汽力電力。用機械動力灌溉比用舊式方法要省時間和勞力。種稻的各種工作及時進行的需要很大，時間因之甚為重要。而且機械的灌溉排水能做些舊式方法所不能做的事。如離溪河稍遠的農田，採用舊法引水，往往不能達到，用機械則易辦理。戰事發生前政府在江南一帶試辦電力灌溉，成績甚好，已足證明它的效益。

其次，再從農產種類方面觀察我國農業能不能夠機械化。我國農產是以植物產品為主，牲畜除役畜外，所產不多。植物農產重要的有稻、麥、雜糧、豆類、薯類、花生、芝麻、棉花、菸葉、水果、蔬菜等。據農業經濟學者的研究，園藝產物需要精深耕種，並須人工妥為照料，經營以小農制為宜，不便採用大規模的機械耕種方法。不過這些農產在我國全部農業生產上所佔地位究竟不為重要。其他植物農產中，除水稻外，多數可以或多或少地採用機械耕種。又無論何種植物產品，其加工的工作大致都可集中巨量的產物用機械來做。

第三，從農場狀況看。我國地產的分布甚為零散，屬於一人所有的地產常分離多處，而少有集為整塊的。農場土地也很零散，平均每個農場約分為五六塊，各在一處，不相連屬。每塊面積平均只有〇·九四英畝，小麥區稍大，平均為一·一六英畝，水稻區則只〇·七九英畝。農場如此零散，如何可以實行大規模的機械耕種呢？在此我們可以先設想將來實行機械化時，究竟土地所有權採用何種形式，農業經營採用何種形式。按土地所有權形式通

常有國有和民有兩種，農業經營有國營和民營兩種，而民營又可包括蘇俄集體農場、合作和個人經營三種形式。本文旨在論我國農業應否和能否實行機械化，至實行機械化時應採何種土地所有權形式和何種農業經營形式擬暫不予討論，這裏可以指出無論在何種所有權形式何種農業經營形式之下，農場零散均不足為機械化的巨大障礙。如在土地國有農業國營之下，土地既屬國有，國家自可自由重新劃定農場，從事耕種，甚為辦理。如土地國有農業民營，也可由國家重新劃定農場交給人民經營。至以土地屬於民有，如農業經營採國營制，則國家接受民有土地，重新農場，困難也少，但在民營之下，無論採集體農場、合作或個人經營形式，農場零散，耕作自感困難。在這種環境，則可實行土地重劃，即按相互交換土地的方法令各人所領零散的地產化為整塊。（我國現行土地法對於土地重劃的程序會有詳密的規定。）如此土地所有主如自行耕種，其農場自為整塊，無論獨立經營或其他租佃連的農場台組單體農場或合作農場，都無不係之處。又土地如仍允許租佃，尙當限制租戶的農場應集在一處，以維持農場的完整。這樣看來，目前農場狀況對於機械化的進行實在沒有給大阻力的。

提到土地重劃，時國可以在外國找到例子，早有英國，近有印度。英國從前農家耕地極為零散，十六世紀和十八世紀兩度進行圍地運動，將零散耕地化為整塊，日後農家用行大規模機械經營，賴此才能順利進行。印度農地零散，也和我國相似，近宜利用農村合作組織辦理土地重劃，成績頗好。由上可見就我國的農業環境方面來看，農業實行機械化是可能的。

但是我國是否具備實行農業機械化的各種必需手段呢？機械化推行的必要手段包括資本、人材和組織三項。農業機械化需有機械和動力等，即是需要資本，我們以為機械化下之農業經營不論採國營或民營，資本俱應由國家出，在國營之下，國家自出資本，固無待說，在民營下，因我國農民資力非常薄弱，在目前小農經營下，購買耕畜、農具、種子、肥料、已感資金的不足，購置新式機械自談不到，豈非國家補助不可，蘇俄土地革命後，農民分得土地，但仍缺乏豐厚的資本，國家為推進機械化，對於農民所組織的集體農場會大助資助，設立許多農業機器站，購置機械，用以假給農民使用，酌收費用。機械化進度頗速。

國家資本的來源為何？我們以為可以利用外資。再則可由政府就國內由發行公債或征稅來籌集資本。外國資本的供給，難有充分把握，發行內國公債，結果如何也難預定。征稅則亦可靠。它雖加重國民的負擔，但因用以建

設農業，發展富力，是值得興辦的。資本來源大約成問題。或請我國資本有限，而鞏固國防為今日急務，目前應以全力發展國防工業，農業機械化宜暫不談。我們的意見以為國防工業固屬重要，但不宜把所有的資本都投放在這方面，而不與辦其他發展國民經濟的設施。我們只主張用大部分的力量建設國防工業，農業機械化也應同時進行，但可斟酌資力的多少決定推進的緩速。

實行機械化，人材的問題也很重要。生產落後的國家要推進工業化，每感技術人材的缺乏，蘇俄實行五年計劃，建設國民經濟，便有這種經驗。我國實行農業機械化時，預料也會遇到這種困難。不過農業所用的機械一般比較工業的簡單，利用技術比較容易嫻熟，如山政府力加教導，當可補救。

組織也是推進機械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國現有可以與實行農業工業化發生關聯的組織，較重要的有保甲組織，再則一部分地方尙有合作組織。農業機械化需要何種組織推動，可由政府力促其成。或謂推進機械化的組織，農民組織位居首要，但農民組織能力薄弱，難得健全組織。其實這殊不盡然。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間，浙江辦理佃農二五減租，農民協會領導進行，頗著成效，農民組織一般還好。近年紅軍佔領區域的實行土地改革，多由農民成立的各種組織來推動，頗能順利進行。足見只要領導有方，無慮沒有健全的農民組織。我們認定我國農業機械化，推行組織大致是沒有問題的。

但農業機械化的實行，必須與農業以外的工礦貿易交通各業的發展並進。因為這些產業的發展可以容納農業方面因機械化而剩出的勞工，一面使農民有所歸依，不致失業，一面使勞力沒有浪費，做到人盡其才。復次，工業、貿易和交通各業對於農業另外還各能賦予特別的利益。工業可以供給農業方面所需的物品，如機械工業供給農業器械，化學工業供給人造肥料，動力工業供給動力。器械肥料，國內自產，自較仰給國外的為方便，如生產進步，成本低廉，比由外國運道運來所費也必要少。交通改善則農場運進農業器械和種子肥料等比較便利。同時機械化結果，農村人口減少，農產就地消費者必會減少，而剩下須運往都市或工業區的必會增多。這些巨額剩餘農產的運出，自須仰賴交通的發達。此外，實行工業化時，關於農村農業經營物品的供給和剩餘農產的處理，如由政府擔任，政府力量雄厚，或易運用裕如，惟如聽任農民自營，則我們以為必須謀求貿易的發達。運銷機構敏活，凡採購、販賣、儲藏、運輸、金融各種業務都復完善，農場購入和售出物品，才

少困難。

我國農業機械化既是應該實行而又能够實行，我們主張即行籌辦。目前戰時很多省分淪為戰區，似可先從西南各省入手，舉辦電力灌溉，而後漸謀推廣。戰後再就戰區各省繼續進行，以達到全國農業機械化。西南河川多富

論教師節

馮友蘭

現在新添了許多節，如勞工節，兒童節，青年節，婦女節，母親節，教師節等等，究竟是不是需要這些節，我們暫且不論，我們現在只討論，若果需要某一節，我們應該以一年中底那一天為某一節。例如教師節，是不是需要教師節，我們暫且不論。我們現在只論，若果需要教師節，我們應該以一年中底那一天為教師節。

六月六日過了。據說那一天是教師節。我想過那個節底人，心中不免有一個問題：為什麼六月六日是教師節？我會經問過許多人，但尚沒有見人能說出令人滿意底理由。

或者可以說，這本來是沒有理由底。如果需要這一個節，我們總須定一個日子。在沒有定以前，自然無論那一天都可以。但既定以後，說是那個日子就是那個日子了。這種說法，亦未嘗不可以持之有故，但我們還可以問：所謂定者，是誰定底？他有什麼特別底權來定這個節的日子？

還有一點更重要，底過節的意義，大概都是想叫過節的人，在情感方面，得到一種滿足。一個節如有意義，他是要叫人感到一種什麼東西，而不是要叫人知道一種什麼東西。所以可以為某節底某日，最好是一個有歷史意義底日子，叫人到那一天不覺即起一種聯想，有一種情感，再加上烘托渲染，人自然而然地可得到一種情感上的滿足。如果隨便定一某日為某節，則人本來對於某日不感覺什麼興趣，專靠人為底烘托渲染，是不會有很大底效力底。例如下月要過底抗戰週年紀念日，我們雖尚只過一次，但大家對於那一天，都有很大底興趣。因為那一天，與舊溝橋，都是要在中國歷史，以及世界歷史上，大書特書，永垂不朽底，無論什麼人，到那一天，都不期然而然，起許多聯想，有許多情感。

教育部現規定八月二十七日孔子生日為教師節。可惜公事到晚了，還有些人過六月六日的教師節。教育部這個規定，以及政府規定五四為青年節，都是非常有意義底。不管世界上別底國家怎樣，中國如有青年節，除五四外

水力之利，可資發電，水力發電費用甚省。如揚子江、瀾滄江、嘉陵江、岷江、烏江諸水，水力都很富厚，可供利用。近年四川境內已成立水力發電廠若干家，不過電氣多是供給點燈，少作供給工業動力之川。西南實在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水力發電，辦理電力灌溉的。

沒有更合適底日子。中國如有教師節，除孔子生日外，沒有更合適底日子。

在中國的傳統中，孔子是「師」的典型，而據我們現在對於歷史底知識，這個傳統是有事實底根據。孔子是中國頭一個成功底「師」。他的精神，行為，無處不是「上繼往聖，下開來學」。以他的生日作為教師節，實在是再合適沒有底了。

不過照傳統底說法，八月二十七日不是孔子的生日，這是說陰歷說。現在以陽歷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的生日，仍恐未能完全叫人於那一日有許多對於孔子底聯想，及情感。過五四那一天，人總可以想，若干年前底今日是青年的光榮底日子。但於過陽歷八月二十七日的時候，人很難想，若干年前底今日是孔子的生日。說這一日是孔子的生日，總覺得有點勉強之感。這種「覺得」這種「感」是很重要底。因為所謂節的意義，就是在於人的「覺得」，人的「感」。

或可以說：孔子的生日，未見得即準是陰歷八月二十七日，記載傳說，根本上未見得可靠。即令其真是八月二十七日，而春秋戰國時候的歷法，未見得與現在底陰歷全同，所以現在底陰歷八月二十七日未見得即與當時底八月二十七日相當。所以以陽歷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的生日，或以陰歷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的生日，實是都沒有關係底。這話雖亦可說，不過以陰歷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的生日，即令不與孔子的真生日相合，但這個「以無」已有了很久底傳統。很久底傳統本身即是歷史，本身即有歷史底意義，這是不注意底。

所以我們以為定孔子的生日，為教師節是很好底。但孔子的生日最好仍照傳統，用陰歷的八月二十七日。如必欲用陽歷，最好請歷史學家核算，推定一個陽歷的日子。從嚴格底歷史的觀點，這或者是不可能底。但我們現在所要底是傳統，不是歷史。照傳統的說法推算，或者非不可能。這一點要請教於專家了。

尋夢

——還鄉雜記之一——

林蒲

福建南部，距海一天半路程，四面高山環抱的「地之洋」，是我的家鄉。

自我們族祖搬來這地面，放下簡單的行囊，符合他前一夜在夢中彷彿聽來的「往西走，到走不動，拖不起腳跟，停下來，那便是你的住家！」這句話；從那時起，照時日經歷的次秩往下推，到我們，已是一百六十幾代，將近二千年了。

家鄉「山尾」，一條和異姓隔開的溪水，彎彎地繞着高低有度的菜園，水田，溪邊矮矮的一隊水車房，日夜吟唱悅人的歌曲。

家鄉「山尾」，村北通內地的「馬跳坑」，有平闊十八洞楊文廣留下的一個編蝠精洞，丈二高的「一夫關」脚下，是無低的深潭。「絞剪鼓頭」流下的大瀑布（朱文公（熹）曾就人目所及，配鄉景在壁下題着硃紅古字：「千尋瀑布如飛練，一幅人煙似畫圖。」）；七八月水小，內山人賣完柴，常常和母親挽起：「阿嬌，山尾林福份大，該你家發跡沒話說，紅硃筆字又出現咧！」（註一）母親便用謙遜的言詞，把這話引開。有時，天黑得早，留他們吃完晚飯，才讓拿着空了的繩索，爬上一千零八級的石磴，回到翻過山他們的家。

我們族祖曆，「仙坐洞」，面對「白鶴山」。仙洞的石鼓，簾門，鳥道，遠近馳名的。白鶴山出人頭地四山，村落，謙卑的依附足底。山半腰有成千成萬的竹仔樹，山頂白雲間，藏着一座古老的「馬寺」；那是我們尋夢的處所，仙媽的住家。

每逢八月初，農忙過後，八仙過海的季節，我們鄉間人便撒着愉快的詢問了。

「喂！八哥！帶我上馬寺尋回好夢！」孩子們說。

「啊，六孀，去年田邊忙，走不得脚，今年他爹要我帶小七上馬寺尋夢呢！六孀，你也去呀？」母親們興奮地說。

上馬寺尋夢靈驗死咧。母親和我們講過。山頂上的天池，因為黃探花母親，在寺邊生黃探花時，不小心下去洗過一回手，池水乾了。貪心鄉人，砍去半邊的月桂樹，更繁密地壅石頭上開着花。清邦文淵閣大學士李先地也來尋過夢。李先生幼年的性第很壞，從不念書，處處動手打人，和他嫂子的感情，壞到不能共容於一個屋頂下。一次，李先生忽然動與上馬寺來尋夢，問仙媽討口風告一告自己的前程。仙媽託夢告訴他：「問你的前程，回家去，問你的嫂孀！」李先生覺得爲了難，坦白地問起嫂孀來，不會有好的答話的。

不問嗎，是仙媽的吩咐，照習慣違悖不得。他回到家來，入門不分皂白衝着他嫂孀的身旁擠過去。

「坐八坐（註二）呀？」幾乎被衝倒的嫂孀怒目說。

「謝謝嫂孀好金言！」光地先生樂得什麼似的，趕緊翻過身子來作揖。

「殺頭短命！」嫂孀補着說。

後來李先生八坐坐了，頭也被殺了。

另一個黃昏裏，母親爲我們講另一個故事，那是關於上京赴試的某舉子的。某年，正當試期，三更燈火五更雞，天下舉子們都抄心窩兒，絞盡了腦汁，體力上過分疲勞引起的對於自己「光明」的飄渺，某舉人想：還是問問仙媽罷。他虔誠地袖着香燭上山來。虔誠心中的夜夢是美滿的。「狀元」是仙媽的啓示。帶着不可告人的喜悅：他三步做二步回家了；越日，收拾行李，和家僮奔上京的大路出發。路上說不盡的車勞舟苦。一日，來到某大鎮，天黑了，找一家小客店宿夜。夜半，窗外不斷的哀叫聲，掙得他不能入睡。他叫店夥計問個來由。夥計說哭的是位老太太，她的兒子給某將軍牧馬，一不小心，馬被水颯走了，論罪明天就該砍頭。他一時動起哀憐的心，答下話來，說有法子想。老太太憤感地進門來叩頭求救。他濡濡筆在紙上寫着：「昔者東野慶雲，夫子唯恐傷人；今日西河水漲，將軍使故問馬？」狀元拿去。他爲着這事，在客店裏多換了一天。狀元批下來，人是放了；並特爲做狀元的，批着：「狀元。」（狀子做得最好）你不覺失聲：「噢！原來應驗在這兒！」他馬上回頭往家去的路上走，家童莫名其妙緊緊地尾着……

上馬寺，我們四鄉的婚嫁大事，都朝過山向仙媽討過夢。有一次，母親爲哥哥婚事要上山，我也想跟着去。

「小賊！你去做什麼？」母親慈祥地問了。

「我去尋哥哥的夢！」我小時候這句無心的雙關話，大約母親聽來認爲很得體，她答應帶我一道上山。我樂極了，找同伴誇耀地說：「喂！明天媽帶我上馬寺，你媽幾時帶你去？」同伴們都用羨慕的眼光看着我，要我替他帶夢。

我年紀小。母親縛小脚。我們母子兩個人，顛簸地上那峻急的高嶺，走了一整天，流了幾身汗，着實難受。記得到半山腰竹林子裏的時候，平常過路人知道竹仔樹是代表仙媽派來的山魁們看山門的，都匆忙地走過了，不和他有什麼打雜，瓜葛；我們實在走不動了，停下來，我無知地指着嘩嘩嘩的竹叢，給媽媽說：「媽呀！竹仔樹說話來咧！我怕！」

「說白賊話咧（瞎說）！」母親一向慈祥的臉孔，從來沒有顯出這樣驚奇，莊重。她一面掏出繡花的手巾拭我的嘴唇，一面禱告着說：「小賊年紀小，仙姑真怪啦！」

我們到山巔的馬寺，天已大黑了。乾涸的天池，沒有看到。寺前石頭上，半邊樹幹的月桂，在暮色中散着撲鼻的芳馥……

我在外邊奔走了十幾年，對於故鄉的景物，都有點模糊了。那晚上，除了夢着照常和同伴們撒嘴，打架，什麼也記不清，母親的夢，也給忘了；但我現在的嫂子，却是那一次仙姑託給母親的夢訂下來的，十幾年後的今天，我又回到故鄉來。當國總的七表叔，要我上馬寺看從××起××長幾十里的××××，我當然是十分高興的。

出發的時候，母親有意的笑說「小賊！你去做什麼？」站我旁邊的大姪兒，已經是我十幾年前跟母親上山的年紀了，我不好說：「我去尋哥哥的夢！」我紅着臉應着「唔，沒什麼，隨便去看看。」

上山的路，因國算時期，大家分條分段比賽着趕築。鋤頭嘴下，紅色的新土，翻開來接連起像蛇身。蛇頭昂着向青密的竹林裏伸去。平時，嬉嬉，姑叔，禮貌與名份一絲苟簡不得的，做起工，唱起歌，說挖苦的話來，有話便說，有歌便唱，不必分行輩，論大小。男的常常喜歡把橋路中的破球比「奶頭」；女的，有着她們自己的看法和答話：「這希奇了，小賊，你小時摸的吃的歸不歸？」笑聲和罵聲裏，路加長加寬了昂昂地往竹林裏伸着蛇頭……

到半山腰，我鈎下一顆今年出土的嫩尾竹，搖搖葉子上的露珠：「七表叔！竹子樹說話咧！……」

七表笑裂開嘴：「……你歲子一把了，還是掏鼻屎的小孩？……」

寺還是十幾年的寺，宿夜尋夢在寺裏早被當作迷信禁止了。當天的朝山客，當日帶一包香爐火回家，仙姑會把各人應得的夢，派到家裏去。現在，蜿蜒幾十里長的××××，蜂窩般的，依這座山勢的高低，起伏在山腰裏。乾涸的天池，加深了，儲藏幾十萬擔預備海口被封鎖後，鄉民日日必需的食×。山頂屯糧，够四五年內萬把人的吃用；資柴的成批往山上挑，不必賣零担；木匠，土師，趕忙兒挖×蓋××。當事人計劃引山水入梯田，開幾千畝荒地，在山上，成幾十個獨立自給的×××。四山村落的十戶一甲，十甲一保，十保一聯保；總千戶的各鄉聯保，三月一期的壯丁練雜，華僑贈送的一頂鋼盔，五千支××槍，通××三，四十里的地下溝完成了，軍火不缺乏的。

挑選出來的近千神槍隊，天上飛鳥都不讓一隻掠過槍尾尖，鬼子們有禍份來這山頂賞月怪嗎？

故鄉距海岸祇一日半路程。「來罷！」多年隨七表叔的小夥子說：「他奶奶的！我們是吃草的？」「讓鬼子過「溪前鄉」，就任屈做人！」他望望海位的天邊，添着說。

他的話是對的，白鶴山和祖國的一切山一樣，它孕育過柔和的的孩子們醒了，在警備着。若一旦有事叫，四山不同方向的孩子們，都退入同一的山頂。竹林子內外，多少蜂窩裏：「鐵嘴子說話了！」嘩嘩嘩的嘈鬧中，無數無數的鬼子將默默地輪下來，替仙姑守山門！

白鶴山，出人頭地的，山頂溶入白雲裏。石頭上筆直聳立的守着暗，伴着半邊樹幹的月桂，開着高潔的香花。

（註一）我們房祖厝的風水是獅子形。大瀑布像一把大刀，紅珠筆字是「紅球」。後二者出現，睡着的獅子便醒了，活了。這裏鄉下人所指：乃把對於地理上的傳聞，用到人身上。（註二）八坐——貴人坐的八人抬轎子。人多，路窄，故撞人。

本期撰者

「法西斯國家的威脅」一文作者明生先生，是一位熟知國際情形者，因地位關係，不便署真姓名。

黃同仇先生是廣西省黨部執行委員，曾留學德國，對廣西黨政建樹極多；今承其百忙中，撰文寄來，是本刊所應當感謝的。

劉君煌先生服務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乃熟知中國農業經濟者。西南聯大馮友蘭教授前曾論過導師制（本刊第一期），今論教師節。馮先生論事，必有新穎動人之處，值得讀者注意。

林浦先生廈門人，畢業北京大學英文系，作品多發表於香港大公報，文字清新樸實，尤長於組織故事，為西南青年作家中最有創造性之作家。

今日評論	每星期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昆明青雲街一六九號
總經售	正中書局服務部雜誌推廣所
印刷者	（重慶中二路二八〇號）
價目	零售每份五分
	全年國幣二元
	半年國幣一元

中國銀行

本行爲國民政府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資本四千萬元全國各地有分支行國外紐約倫敦星加坡巴達維亞仰光河內海防大坂等分行其他各國有代理處辦理國內外匯兌各種存款放款及其他一切銀行業務手續簡捷服務週到如蒙光顧母任歡迎

竭誠爲社會服務
努力謀顧客便利

交通銀行

國民政府特許發展全國實業銀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各埠商均通兌

資本國幣二千萬元

公積金國幣六百九十九萬元

資產總額國幣五萬五千萬元

昆明分行地址 金碧路 電話 交通銀行 電報掛號 四七〇〇

聚興誠銀行

重慶總行 商業場
昆明行址 金碧路
全國各大商埠均設分支行

商業部 各種匯款 各種存款 抵押放款 跟單押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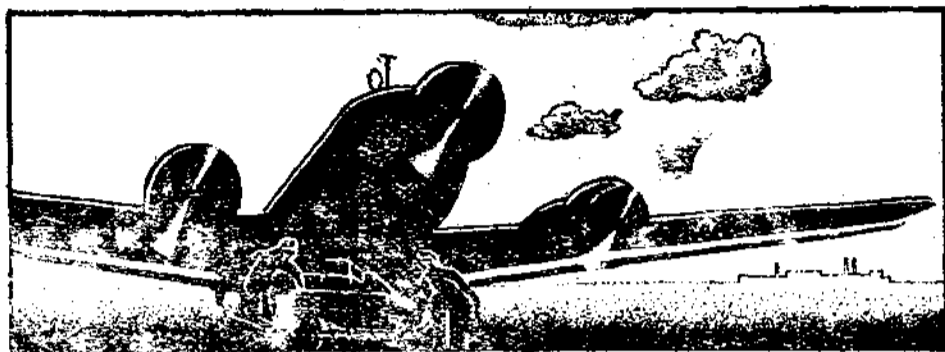
儲蓄部 活期儲蓄 定期儲蓄 整儲支息 存取兩便

信託部 代辦關轉運 代客買賣貨物 代理各種保險 代理太古聯運

金城銀行

爲教育文化界服務 最誠摯的，是

上海總行 江西路
昆明行址 金碧路



寄航空信！

迅速 詳盡 省費

空中旅行！

快捷 舒適 安全

重慶 香港 河內 成都 漢中 西安

桂林 蘭州 寧夏 西寧 涼州

均可通航

歐亞航空公司

總公司 尚義街三號

1939.1-8月

每册售價國幣貳元
外埠另加郵費五角